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 
第五十二回 賞雪亭喬賓奮勇 流風閣張豹助拳

贊曰：願為大義捐生，不使名節敗壞。  
一時玉碎珠沈，留作千秋佳話。

綠珠者，晉石崇之妾也。綠珠姓梁，白州博白縣人，生雙角山下，容色美而豔。石崇為交趾採訪使，聞綠珠美，以珍珠三斛換了回來，置之金穀園中。綠珠能吹笛，又善舞《明君》。石崇自制《明君歌》以教之，寵愛無比。晉趙王倫作亂，奸黨孫秀正在驕橫之時，訪知綠珠為石崇愛妾，竟使人向石崇求之。石崇方晏樂，使者至，述其來意。

石崇道：「孫將軍不過欲得美人耳，何必綠珠？」因盡出姬妾數百人，皆熏蘭麝，披羅綺，禮豔異常，聽使者選擇。使者看了道：「美俱美矣，但受命欲得綠珠，此非所欲得也。」石崇聽了，因毅然作色道：「此輩則可，綠珠吾所愛，不可得也。」使者道：「君侯博古通今，察遠見邇，豈不聞明哲保身？何惜一女子而致家門之禍耶！」石崇道：「但知保身，獨不為保心計乎？可速去！」使者既去，而又復返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毫釐千里，願公三思。」石崇竟不許。使者報秀，秀大怒，乃譖崇於倫，倫命族之。崇正與綠珠在樓上作樂，賊兵忽至，崇因顧謂綠珠道：「我今為汝獲罪矣！子將奈何？」綠珠因大哭道：「君既為妾獲罪，妾敢負君？請先效死於君前。」石崇道：「效死固快事，但吾不忍耳。」綠珠道：「忍不過一時耳，快在千古！」遂湧身往樓外一跳，竟墜樓而死。石崇看見，含笑赴東市受誅矣。君子謂綠珠情近於義。崇死後不數日，趙王倫敗，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詩曰：

此去三涇遠，今來萬里攜。西施因網得，秦客被花迷。

所在青鸚鵡，非關碧野雞。豹眉憐翠羽，刮目想金龜。

且說瞧見先躡進來的是一臉的煞氣，後又躡進來的這一個猛若瘟神，凶如太歲，喊一聲如巨雷一般，手中提著把刀，拿著個小黃布口袋往櫃上一蹲。廖廷貴問：「遊園哪？是吃酒？」那人說：「吃酒。」廖廷貴說：「先銀後酒。」那人說：「口袋裡就是銀子。」廖貨說：「打開瞧瞧成色。」大漢說：「不懂的。」廖貨說：「也得平一平。」

大漢說：「不懂的。」廖貨說：「金銀不比別的物件，不教看，不教平，怎麼樣呢？」

大漢說：「不教看，不教平。」廖貨說：「到底多大分兩？」大漢說：「一百兩。」廖貨說：「你說一百兩，就是一百兩嗎？難道說瞧瞧還不行嗎？」大漢說：「你要瞧瞧，我先給你一刀，然後再瞧。」廖貨說：「不瞧了。你老貴姓？我好給你吆喝下去。」大漢說：「祖宗！」廖貨說：「別玩笑，到底你姓什麼？」大漢說：「告訴你了你又問，我是祖宗！你若再問，就給你一刀。」廖貨說：「祖宗祖宗罷。你找地方喝酒罷。」艾虎一瞧這大漢，一轉臉好生的兇惡，藍生生一張臉面，兩道紅眉，一雙金眼，獅子鼻，火盆嘴，一嘴的牙七顛八倒，生於唇外，連鬚落腮的鬍鬚，紅鬍子亂乍，胸寬背厚，肚大腰圓，說話的聲音太大，嚷聲如巨雷一般。一轉身滿園子找人，就聽先進來那一位說：「賢弟，在這裡呢。」張豹說：「你看這小子倒有個玩藝。」艾虎說：「教人聽見那還了得？你還看不出來，這是拼命的樣式。」張豹說：「不要緊。」口中嚷道說：「小子！你合人家拼命麼？」那人站住不動身，睨著張豹。艾虎就知道不好，是要鬧禍。那人說道：「你問誰哪？小子！」張豹說：「我問你哪，藍大腦袋小子！」那人說：「好說呀，黑大腦袋小子！瞧著我們拼命罷，小子！」張豹說：「打不過人家，二太爺幫著你。」

那人說：「祖宗一生不用人助拳。」張豹說：「你這邊喝罷，小子！」那人說：「你那邊喝罷，小子！」艾虎問：「張爺，你認的人家嗎？」張豹說：「我不認的他。」艾虎暗道：「這可是『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』，難得二人全不急。」

就見那邊櫃上吆喝下來：「祖宗交銀一百兩，是碎銅爛鐵。」那人走後，廖貨打開一看，是碎銅爛鐵，就知道這人是成心找晦氣來了，派人疾速給東家送信。又派人給各屋送信說：「所有你們在這飲酒的，你們還瞧不出來嗎，西屋內那位是找著拼命來了，掌櫃的一來就打起來了，不定是多少人命呢。可有一條，今天全是我們掌櫃的候了，全不要錢。所有櫃上存的你們那銀子，明天再來取來。」各屋送信。

你道這兩個人是誰？先進來的那個，就是華容縣魚行裡掌秤的經紀頭兒，此人姓胡叫小記，外號叫鬧海雲龍。皆因上次同著賣魚的上綺春園吃酒，交了兩銀子，一平就是九兩，當著些個賣魚的，他們又是粗人，飯量又大，他們這酒飯又貴，吃禿露了，自己親身到櫃上見廖貨寫帳，碰了說：「你們常買魚，我天天在魚市上掌秤，難道說還不認的我麼？」廖貨說：「不行。掌櫃的有話，不論是誰，一概不除。」教跟人取去，說櫃上無人，要留東西。因為這個打起來了，連賣魚的全動手，把綺春園人全打跑了。東家掌櫃的並鐵塔，帶著四個教師，是獨爪龍趙盛、沒牙虎孫青、賴皮象薛昆、病麒麟李霸，四五打手。眾人一到，一場混打，胡小記等全輸了，甘拜下風，各各帶傷，並且還著人家留下衣服。歸到自己家中，第二天就沒起炕，夾氣傷寒，又重勞了兩三回，好容易才好了。自己就想著，寧教名在人不在。這心一恒，打算要找崔龍拼命，還有一隻油廖廷貴。可巧今早來了個朋友，把臂為交，生死弟兄。此人湘陰縣的人，至喬叫喬賓，外號人稱叫開路鬼。到這望著胡小記來了。一問哥哥因為何物這般形容憔悴，胡小記把自己事說了一遍。喬賓一聽，忿忿不平，氣的轉身就走，被胡小記攔住說：「你上那裡去？」喬賓說：「我找他去！給哥哥報仇。」胡小記說：「不行，人家人多。有意替我報仇，咱們兩個人一同前往。你幫著我殺幾人，你就一走，什麼你也別管，我出頭打官司。」喬賓說：「我打官司，我與他抵償。我死了，家裡有兄弟，還有上墳燒紙的哪。」

胡小記說：「我惹的禍，怎麼教你出去償命？助我一臂之力，就很是盡心了。」喬賓說：「咱們先去罷。」一晃，喬賓就不見了。胡爺拿大斃裏上刀，望綺春園就趕，並未趕上。

原來是喬爺走到街上，遇見一個老頭兒，地下擺著些銅片、鐵圈、鉛餅兒、釘子等物，旁邊擱著一個抽口小黃布口袋。喬爺說：「包元要多少銀子？」老頭兒看喬爺就害怕，聽問的又古怪，說：「你瞧著給罷。」喬爺就把那些個東西裝在口袋裡了。老頭說：「就是這麼包元麼？我一身一口，就指著這點東西度日，你這麼包元，我就餓死了。」喬爺說：「焉有那樣道理？」摸了一錠銀子，扔在地下，揚長就走。老頭拾起，不知真假，教換金鋪看去了。

喬爺拿著碎銅爛鐵，到綺春園，硬說百兩白金，焉知曉這是成心找事。將奔賞雪亭，瞧見張豹，也打心中愛惜，對罵不急。少時見了胡小記，彼此坐下，將刀「鏗」的一聲，插在桌上。那裡吆喝下來了：「賞雪亭祖宗交銀一百兩。」他是各處單有各處的過賣，誰也不管誰的事情。活該這過賣倒運，姓吳，他叫吳常，派他管這個地方。他看見這刀桌上一插，真魂就嚇住了。聽見叫：「滾進來！」就見那個過賣往地下一爬。喬賓說：「這是幹什麼？」過賣說：「不是叫我滾進去嗎？」喬賓說：「你什麼東西？走進來，四桌上等酒席一塊擺。」過賣答應一聲，往外就跑，說：「祖宗，擺不下呀！」喬爺說：「把四張桌子並的一塊。」答應：「使得。」一齊擺上，頃刻之間，擺列杯盤。喬賓讓張豹說：「黑小子！這邊喝來呀。」張二爺說：「不用讓了，喝罷，小子。」

再看這園內的吃酒、喝茶、連遊園的，淨往外走，沒有人往裡走。各屋中一送信，這還不全走嗎？全是上這裡買樂來的，誰肯跟著渾水，故此全走。惟有到張、艾這裡一說，張二爺就罵：「我們找著這個熱鬧還找不著哪！你遠著點，不然我們先拿你樂樂手。」過賣一聽跑了。再聽外面一陣大亂，嚷：「打！打！打！」艾爺就知道是不好，說：「二哥，咱們走罷。」張二爺說：「不行，我應下人家了嗎。他不行，我還幫忙哪。」文小爺說：「咱們又不認得，沒交情，管那些閒事。倘若有人命，如何是好。」

張爺說：「沒交情，幫個忙兒，就有了交情了。」艾爺說：「插手就有禍，準有人命。依我說，別管的好。」張爺不聽。

眾人就進來了，頭一個就是並鐵塔崔龍，趙盛、孫青、薛昆、李霸，帶著三多人，都是短衣巾，靴子，人人拿著長短兵刃。崔龍問：「在那裡哪？」廖廷貴說：「在賞雪亭哪！」胡、喬二人早聽見來了。喬賓一手先把過賣抓來，舉起頭朝下，「爬」的

一聲，頭碰柱，腦髓迸流。張二爺叫好兒，說：「真好！摔的好！」艾爺說：「死了一個人，你老叫好兒，這是何苦？」又見那亭中的二人出來，每人一口刀，往上一撞，喬爺罵道：「好狗男女！今日祖宗要你們的命！」崔龍說：「醜漢有多大的本領，較量較量！」

原來崔龍與趙、孫、薛、李全是賊，養著許多打手，也怕有人攪鬧花園。你道什麼緣故？連加一平，帶找頂銀，又不賒帳，東西又貴，也怕有人不答應，他不然怎麼衙門中上下全熟識？三節兩壽，人情分往，永遠當先。今日在家中坐定，有人報信去說：「不好了，東家掌櫃的快上花園子去罷，有人攪鬧來了，得多帶人哪，人家來的可不善哪！」崔龍五個人連打手全來了，進門將一問，人家就摔死了過賣。二人提刀出來交手。

五人一圍胡、喬，又叫：「打手上呀！」眾打手一齊全上。張二爺罵：「好小子！你們有多少人？」一腳把桌子翻了過來，碗盞全碎，拉刀出去。艾爺也出去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